

炒货店的夫妻

城市写真

◎汪燕红

爹爹来我家做客,去附近转悠了一圈,回来时手上提了包炒花生,一摸,热乎乎的,吃了一颗,满嘴喷香,带出股小时候炒瓜子备过年的浓郁味道。

问他从哪里买来的,他说就在小区附近。

得闲后,马上寻找,才得知这家炒货店在我眼皮底下已经存在好几年了。店面很小,10平方米左右,收拾得很干净,炒好的瓜子花生都放在一只只连在一起的长方形塑料箱里,箱高至胸口,每只塑料箱上都有一块活动薄板,薄板上贴着张白纸,写着各种价格。

店主是个中年男子,两夫妻身材高大健硕,妻子脸如银盘,憨憨的,一别江南人的纤巧,干活时有股北方人的麻利劲。店前支着个大锅,男的炒货,女的管店,很少见他俩闲着。两人的衣服和头发上长年累月都带着股厚结的尘土,仿佛他俩把时间都炒到了自己的身上,成了彼此披挂着的勋章。

最喜欢吃他家的原味瓜子,什么都不放,大锅炒炒,炒熟后晾在一只大竹匾里,运气好时,凑巧买到温热的炒瓜子,能让我开怀半天。温热的瓜子就像温热的菜肴,味道更胜一筹。原味瓜子黑色薄壳,长锥形,指甲轻轻一挤,壳马上就碎了,露出里面肥厚白嫩的瓜仁,味道鲜美纯粹,没有一丁点添加的佐料,几颗吃下来,嘴就喷喷香了,连带着整个房间都喷喷香了。

吃瓜子最怕遇到走油瓜子,一粒坏瓜子有时得用好几粒好瓜子来淡化留在舌苔间的苦涩。可他家的瓜子一路吃下来却很少遇到这种情况,偶有干瘪的瓜子,坏瓜子却极少见。他家的瓜子新鲜得就像刚从葵盘里摘下来,轻咬一口,还能尝到阳光和露水的鲜美。

一天下午,阳光明媚,我去买瓜子,见店门口排着三只大竹匾,瓜子堆着尖如山峰。店主的妻子和妈妈坐在小板凳上,弯腰低头,正在仔细挑拣,两人脚边的地上满是挑出来的瘪瓜子。一见我过来,店主妻子慢慢站起来,佝偻着身躯,捶打着自己的腰,一点点扳直,咬着牙抱怨,说是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可等我买好瓜子,回头看她,她已经坐下来,又在挑拣瓜子了。

一天夜饭后,收拾好碗筷,跑去买瓜子。冬天的夜黑得早,小区里的灯一亮起,把夜渲染得更深了。我跑到炒货店,看见店主管着店,他妻子不在,他身后电饭煲冒着热气,雾气腾腾中飘出股米饭的香味。问他还没吃饭吗,他说,还没呢,妻子买菜去了,还没来。说是每晚要忙到8点多,才有工夫吃饭。他指点着他手下的炒货,说这个是早上炒的,那个是下午炒的。突然间,他的声线一下子就拉高了,大声道:“我家的瓜子好不好吃!”我惊讶地抬头看他,他羞得转过了视线,可他话里满满的自豪一下子就传入了我的心里,让我久久难以释怀。在食品安全堪忧的当下,总是有人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,为自己的手艺而骄傲,也带给我们美味的享受。

微视角

提醒微笑

◎顾常平

一进教室的门,就看见黑板下角儿贴的一张“微笑表情”,黄色的底,书本一般大小。笑脸的下方还印有一行字:“今天,你微笑了吗?”我不禁莞尔,心情也大好起来。

这几天临近期末会考,抓背诵抓作业抓得有点累,有点儿上火。今晚代班下班级,见着了这个微笑,肚子里窝着的火都消失了。让人一进教室就发现“微笑”,实在是一个好点子。

出这个点子的人一定是个聪慧而又细心的人。也许是那位年轻的班主任,也许就是可爱的学生。

自学校发动“美丽的班级”活动以来,各班闻风而动,精心布置教室。一般的布置各班都有:黑板上方的班训,墙上两边的名人名言,美化过的学习栏……仔细一点的,还在不起眼的地方做了文章:教室一角书橱的两个面,下边贴上纤细的花草,上面点缀几只彩蝶。这样一来,里面的书也仿佛柔和了不少,没有了往日里整整齐齐排着的严肃。有的还在靠走廊的窗户下方贴上了透明贴纸剪的碎花,精致而极淡雅,粗看还发现不了。于是心里就点赞,赞这个点子好:不仅是美化,还遮去了窗外来来往往的人,比配毛玻璃要好。

这样的创意虽极微小,但都让我深深地赞叹。但众多的创意里,最让我佩服的,却还是这个小小的“微笑”。

一个卡通型的微笑,虽简单,但一贴上墙就不简单了。它是有温度的,让迈进这个教室里的人从第一刻起,心里就升起了温暖。在坐满了十七八岁花一样孩子的教室里,笑本应是不缺乏的,贴一个卡通的“笑脸”本是算不得什么的,但且慢,当接连几天阴沉的雾霾后,当不得不整天呆在教室里做作业时,当作业擦去一黑板又写满一黑板且没完没了时,谁的心里会不烦,会不窝着一团火?那样的时刻,如发现了那个微微的笑,也许,你就不累了,心也不慌了。

这就是微笑的力量,常常为芜杂的世事所掩盖了,让我们忘却了的。我想,每个公共场合,甚至是每个单位的每个办公室,是不是也可以贴一张这样的微笑提醒?

迟去的「家访」

暖聚焦

◎许孝涌

人们知道海伦·凯勒是世界闻名的聋盲女作家,可谁料想,我们身边也有闻名全国的盲人作家?

一天读报,我发现这样一篇报道:“上帝在你面前关上一扇门,却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。海曙区盲人作家陈效平用这一句话浓缩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。因为失明,他意外地实现了儿时的作家梦想……”

我看了这篇文章惊奇了,一个有肢体残疾的盲人,居然成了作家,还四十多次获奖。

陈效平,陈效平,陈效平……我想起曾有一个学生名字就叫陈效平,与报道中所说的42岁,年龄相符,而且他因小时患小儿麻痹症而腿脚不便,唯一区别的是他当时眼睛并未失明,但报道说是10年前才失明的。他一定是我1986年的学生。

28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——1986年9月,我担任初中104班班主任,我从学生档案知道,班中有个学生陈效平因小时患小儿麻痹症,走路不方便。

我曾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,每周第一天和学生一起做值日。一次周一,我又参加做值日,发现陈效平虽然腿脚不利落,却在卖力地搬动着一张张桌椅。我心中不安,责怪自己工作粗心,在生活委员排值日表时没有关照他,怎么能让他做值日?于是我上前对他说:“对不起,怪我没有关照生活委员,你今后不必做值日了。”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他为老师的关心而感动,但他马上倔强地说:“许老师,感谢您关心我,但我不需要照顾,我要像一般人那样生活。”说完他又继续做值日去了。我望着他沉重的双腿,心中十分激动,于是我从此只悄悄地关心着他,莫使他身心受到伤害,还悄悄地做好学生的工作,听到有同学对他出言不逊,我就悄悄把他们叫到角落,要他们学习陈效平的顽强精神,再不要在口头上用言语去伤害他。陈效平就这样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在这个班中,但却比别人顽强,更加好学上进。后来我因工作调动,只做了两年班主任就转岗了,很遗憾,没上他家“家访”。

为了验证,我就到网上搜索有关陈效平的信息。我看了宁波网图片频道“陈效平在写作中”的一张照片,陈效平熟悉的身影展现在眼前,还是那个头发的式样,端坐在一张写字台前,眼睛朝着前面的电脑,双手在键盘上击打,果然是我的学生。我急于想见到陈效平,报纸上说他住在段塘街道新典社区,我就向新典社区主任打听,知道了他的住址和手机号码。我激动地拨了号码,电波送到那头,师生开始了久违的通话,讲了一刻钟,感到手机通话讲不爽快,我对他说,还是我到你家来吧!

黄昏,我吃过早夜饭,乘车到客运中心那边。夜幕渐渐垂下,在这陌生的地方,我难辨东南西北,幸而一个放学回家的学生陪我到陈效平家的楼下,我按了防盗门的按钮,进了楼道,只见当年熟悉又亲切的身影就站在门前。

“陈效平!”“许老师!”这28年前的称呼如今又连接上了!陈效平把我引进门,让我坐在客厅长桌边的一把椅子上,拿出一个茶杯,熟练地放入茶叶,轻松地倒入大半杯开水,用双手捧给我。这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,一气呵成。我打量四周,只有他一个人在家,可是室内窗明几净,东西安放整齐有序。我奇怪地问他这是怎么做到的?他笑着告诉我:“10年前,我因一次突发事故导致双目失明,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。多少次,我都想轻生,但文学重新唤起了我人生的希望。有一次,电台正在播出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灵光一闪——‘没有视力还有听力,我可以耳朵继续阅读!’”

“许老师,我虽双眼失明,但使我更加专心致志,其他的感觉器官反而更加灵敏。刚才你朝我家走来,我很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,当你来到我的面前,虽然我看不出你的面容,但我却能感觉到一团影子,我熟悉家中什物的位置,既能信手拈来,又能熟练使用,生活已能自理。”我望着他平静的话语,知道一个几乎失明的人要做到这些是多么不容易,这需要多强的毅力?

我又向他提出疑问:“你是怎样阅读和写作的?”他就陪着我进入书房,就像照片中那样,端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,指了指前面说:“我幸而找到这款专供盲人使用的‘晨光’读屏软件。通过这款软件,我学会了电脑操作,在日复一日的听书中,逐渐萌发了创作冲动。”

接着,陈效平开始熟练地操作电脑,每次他按动键盘,音效就相应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乐音。想他当年第一次书写,历时三个月,居然创作了一部8万多字的小小说。

陈效平自豪地告诉我,他在2013年11月凭借作品《挖出来的风波》及其在民间文学创作中的综合成就,喜获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“山花奖”之新故事创作奖,全国获此殊荣的仅有5位民间文学作家。12月中旬,他到长春参加了颁奖典礼。

我为眼前的学生感到骄傲!如果人生是一艘船,自信便是那鼓起的风帆。陈效平奋斗的历程,充分印证了这句话。

总第 5823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配图 蒋勇生